

世界知識叢書

文藝與人民

著原伊凡·夫瑟約·甸
譯合路守姚 之逸阮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世界知識叢書之三

文藝與人民

匈牙利·伊凡·原著

阮逸之 姚守懿 合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四月

文學與人民民主

世界知識
小叢書之廿三

一九五一年四月
一九五一年五月

原譯者 匈·約瑟夫·李凡伊

譯者 阮逸之·姚守懿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〇)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〇)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承印者 中國科學公司

總經理 長華書店

定價每冊一千五百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滬(2)5001-8000

書號 00071

一 問題的所以提出

在我國關於喬治·魯卡契斯 (George Lukács) 同志的文學——美學理論的公開辯論已進行了好幾個月，這種辯論並不僅限於我國；它並產生了重大的國際反響。

在西方，他們圖藉了喋喋不休地說對魯卡契斯的「處罰」意味着匈牙利與西方文學間聯繫的澈底清算，說由於魯卡契斯同志的「毀滅」使「高級文藝水準」的最後代表者已經被禁止發言等等……，以試圖捲入文學思想的爭論中。

討論這些帝國主義發言人的膚淺的愚蠢見解是無意義的。我們說我們的劇院上演莫里哀和莎士比亞的戲劇，說最近我們已出版了完整的匈牙利版的拉辛 (註一) 的戲劇，說我們正出版巴爾扎克的作品，上演蕭翁的戲劇，說我們正在讀阿拉貢，艾呂霞 (註二)，傑克·倫敦，馬克·吐溫，托瑪斯·曼的作品，並說我們參與了歌德和法

〔註一〕 拉辛 (Jean B. Racine 1639—1699) 法國喜劇家。

〔註二〕 艾呂霞 (Paul Eluard 1895—) 法國當代著名詩人，為超現實主義創始者之一。二次世界大戰法國佔領期間，參加抵抗運動，加入地下法國文人協會。一九四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

朗士的紀念會等等，都沒有用。魯卡契斯本人的健康及精神皆在極佳的狀態下。西方宣傳的職業謊言家們認爲這是尖銳的不調和的而是屬於原則性的批評，「處罰」和「禁止發言」，對我們沒有絲毫相干，但這種認識對魯卡契斯同志來說——那一類人以何種論點來衛護他和反對誰——會是一個教訓。

由何把這種文學討論（但僅在文學上）置於議程之上呢？以及產生這樣討論是些什麼原因呢？

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我們已經承認我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落後性的危機並開始審查是否在我們的隊伍中還有以虛假的、有害的見解的形式出現的主觀和客觀因素。

第二、由於我們的人民民主政治正向無產階級專政之途發展，就有必要去再度檢查我們的理論路線，糾正並肅清某些古老的混亂定型，肅清認爲人民民主政體是某種特殊途徑或制度，認爲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第三條道路的一切見解和趨向——即使它僅在萌芽時期。

最末但同樣重要的因素是，爲了鞏固並更深切地意識到我們與我們的方向和導

師——蘇聯的關係、蘇聯文化與蘇聯文學所起的作用問題，爲了建立一個新的匈牙利社會主義文化，有必要提出，並且我們必須檢查一下，在我們的隊伍中是否不存在着詆毀可資效法的蘇聯文化的先鋒作用並因而阻遏並妨礙了我們自己的匈牙利社會主義文化及文藝生長的某些見解。

因此，對魯卡契斯同志某些見解之所以從速加以辯論是由於在我們國家中和在國際競技場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這使之有必要加強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警惕並更高的要求在理論上站穩立場以在文化前線上尋找敵人的隱蔽所在。

在客觀上講，這些見解對我們、對工人階級、對黨並無幫助，而是有助於那些勉強接受黨的政策的動搖份子；這些見解澈底地分析一下，只是有助於敵人的見解。

當然，我們並不堅持說魯卡契斯同志有意地幫助了敵人，或說他在過去年月中所說所寫都是錯誤的和惡劣的。當然不是。但這並沒有改變這個事實，即在他的錯誤見解中有着某種相互聯繫並且在他的文學作品中表現了僅能說在政治和思想上具有右翼本質的明確傾向。

我的批評不欲重覆或總結已經在這個辯論中所談到的東西。我願着重指出其他人

在我以前所已經強調的：黨尊重值得尊重的人並認為魯卡契斯是其中之一。黨期待着他的進一步的工作並願意他參與我們的文學和思想生活。但前提是深刻而澈底的自我批評。

二 他的自我批評還嫌不夠

魯卡契斯同志已經作了某種自我批評。無疑地這種自我批評已經前進了一步。但它還不十分深入和澈底。

爲什麼呢？

魯卡契斯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評中指出遭到反對的那些作品是在一九四五——四六年當整個形勢與今日全然不同的情況下寫的：「我是從在那時的匈牙利的寫作界知識份子受鼓勵的思想錯綜的形式和內容出發的，……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自信在許多問題上我做的是正確的。在另一方面，我仍然看到，我不止一次地超越了那時普遍存在的思想情況的出發點，而沒有注意後果。……這種使自己太迎合於解放後所直接促成的思想情況的努力同時帶來了有害的後果……動搖份子、消極反抗的知識份子可以利用

這種表現形式以爲他們自己的抵抗辯護。」並且魯卡契斯同志又重覆說：「這種思想混亂的產生是由於我試圖把我的表現形式過分地迎合於當時存在的情勢。」

然而，從一個特定情勢出發並不是錯誤。我們並不用道來譴責魯卡契斯同志。我們也不因他在一九四五——四六年宣佈成立一個把所有匈牙利民主作家團結在一個陣營中的一文學聯合戰線」而譴責他。如果對魯卡契斯同志的見解所提出的批評包含着譴責他在一九四五年未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一點則這種批評是不正確的並且有「左傾」誇大性。如果黨在那時不曾發佈在政治及經濟的戰鬥中爲社會主義而立即鬥爭的口號，當然不能在以後譴責魯卡契斯同志爲何於一九四五年在文學戰線上沒有爲社會主義而戰鬥。問題在於預見。

我黨在一九四五年也同樣地無視於小地主黨右翼的挑撥；在一九四五年的大選中，它沒有宣佈（正像佛倫克·奈琪及其黨徒所喜歡的一樣）鬥爭是爲了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它並沒有否定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它並沒有放棄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遠景。它在政治及經濟生活中以其實際工作加強對資本主義份子的攻勢中，對那時存在的社會主義目標和使人民民主制度發展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轉變經常放在它的議事日程中並

積極促成之。

三 他犯這樣錯誤的根本原因

所有這一切在魯卡契斯的文學思想中是缺乏的。他的文學口號並不吻合於趨於尖銳及強化的黨的政治及經濟口號；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魯卡契斯在文學戰線上却仍爲了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的同一目標而戰鬥。我們知道，在文學和政治的發展中間沒有嚴格的相似點，但仍有一種相似點，這就是我們爲什麼有權質問在魯卡契斯的文學鬥爭中與之相吻合的政治發展是什麼，這種發展在政治戰線上已把我們從反德的民族聯合戰線的口號導向「這是你的土地，爲你自己而充實它」的口號。毫無吻合之處。魯卡契斯同志沒有隨時間前進。不僅如此，他反而落後了。當我黨已經使對資本家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當偉大的轉折點的年代已經到來的時候，就是在那時——一九四九年春——他向右轉而開始戰鬥——不是爲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是反對它，反對那些不管細節與粗陋而願意朝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前進的文學傾向及其代表人。

難道這是偶然的嗎？不，這不是偶然的。所有這一切與魯卡契斯對於人民民主政治的錯誤觀念是有關的。就是這些錯誤觀念才決定了他的對人民民主文學的理論。魯卡契斯在一九四六年曾寫到：「情勢的線索必須從這樣一個事實去發現，那就是在整個歐洲正產生着一個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上而無須社會物質基礎的改變的新民主化」。他在一九四七年寫道：「人民民主原則，主要地在我們國家，但在其他許多國家也同樣地，才開始發展，並且即使它實現它的目的，它並不欲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因而，它不能意圖建立一無階級的社會。」

我可以列舉許多例子，但我並不認為這有必要。難道這些是單純的不完整的定型嗎？難道它僅僅是魯卡契斯同志沒有闡明在一九四五——四七年間黨也未充分闡明的，人民民主政治的發展的本質及遠近諸問題嗎？如果僅僅是這個，則對一個文學理論的討論有關聯的魯卡契斯同志的錯誤定型是不值得一提的。但這不是要點。人民民主政治甚至不欲建立社會主義，甚至不願觸及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像這樣的一種見解所表示的不僅僅是對於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缺乏某種認識而已。魯卡契斯同志把一個過渡的暫時的事物形態視作事物的絕對和最後形態；他認為作為與資產階級

（「形式上的」）民主有所區別的人民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能夠保持下來並永存不朽的。這在理論上講顯然是不可能的並實際上是一個無須我們證明的有害的機會主義者的見解。

然而這種觀念是怎樣產生的呢？在對法西斯的鬥爭中，魯卡契斯同志忘記了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僅在最後的五年中，遠在那以前的他的作品中，魯卡契斯在與帝國主義頹廢派的戰鬥中，企圖以古老的、庶民的、世俗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傳統反對法西斯。他把這些形式和傳統歸納起來，把它們提到荒誕的水平上，而忘記了在一七九二年庶民民主政體僅為一過渡階段，而在一九〇五年列寧所提出的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革命專政理論，與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是不可分的。魯卡契斯同志的文學理論的核心，其本質是：他掌握了偉大的資產階級現實主義以反對帝國主義頹廢派，反對法西斯的思想意識，在這裏隱蔽了以返回「庶民民主」作為某種不變的本質的思想。

魯卡契斯同志無論在匈牙利和在國際場合中曾與「第三種力量」的文學和哲學方面的代表人進行過鬥爭一事是千真萬確的，但是他對庶民民主所定的方向——它並未

觸及資本主義的基礎，也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使他無論願意與否成了「第三種力量」的一個典型的代表人。在文學上，這種趨勢在他的傾向於古典的資產階級現實主義中表現出來，這種現實主義是作為既反對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頹廢派又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個模型而出現的，它必然成為文學發展中的第三種力量。

四 他的蘇聯文學觀

這才是爭執點，而決不是魯卡契斯在一九四五年「把他的表現形式過分地適合於當時存在的情況」這個事實。這就是為什麼魯卡契斯僅把他自己局限於批評「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批評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因。這種折衷說法絕不僅僅是用語問題。熟悉於匈牙利共產黨運動史的任何人均知道，在一九四五——四九年期間的魯卡契斯同志的文學觀點與他在二十年代末期所解釋的對匈牙利政治發展及共產黨戰略問題的更為陳舊的政治見解是有聯繫的。魯卡契斯（見他對提鮑爾·戴禮（註三）的小說「未終結的審判」的評論，刊於一九四八年一月）把非法時期的匈牙利整個共產黨運動的本質說

〔註三〕 戴禮 (Tibor Deri) 匈當代戲劇家。

爲「派系的」難道是偶然的嗎？他寫道：「非法時期共產黨運動的無效果，不管其所有的英勇努力如何，它的產生不僅由於外來的壓迫，並由於外部及內在的派系思想的表現。」不，我們的非法時期的運動並不是「無效果」，並也決不是「派系的」。它對魯卡契斯同志看來是「派系的」是因為他認爲在人民陣線以前的共產黨政策是有派系的，這個政策的戰略目標是無產階級專政。根據他的意見，正確的共產黨政策在開始時僅能是與法西斯的鬥爭；這是人民陣線的政策，它奠定人民民主的戰略目標。他忘記了我們那時的政策僅僅是法西斯迫使我們走的歷史的迂迴之路而不是從一個全然不正確的、全然有派系的政治路線轉變爲一個正確的爲人民所擁護的政策。

再轉到文學方面，我們對魯卡契斯的論說並不是因爲他用古典的資產階級現實主義大師的理論，來對抗帝國主義的頹廢派。這就其本身說並不爲錯。列寧也會引證過普希金及托爾斯泰的反對未來主義及其他頹廢的現代文藝趨勢的話。在魯卡契斯所寫的論及帝國主義頹廢派的作品中和他以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者的立場對它所持的反對態度，不乏有價值及不朽之處。但是所有這一切徒屬空想，並不可能真正地結出文學及政治發展之果，因爲它已脫離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途徑。匈牙利文學對魯卡契斯的一

九四五年口號：不要左拉而要巴爾扎克(Not Zola but Balzac)，能作些什麼呢？而它對他的一九四八年的口號：不要皮蘭得裏(註四)和普萊斯特勒(註五)而要莎士比亞和莫里哀，又能作些什麼呢？毫無所作。即使在一九四五年在匈牙利文學中不能從事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戰鬥口號，人們仍能夠更堅強地支持——即使以批判的眼光——舊的和新的無產階級作家，力謀保證無產階級文學的優越性；人們仍能夠更尖銳地批判民主作家的錯誤及動搖性；人們仍能夠加強對資產階級的、敵人的文學的鬥爭。最後但也同樣重要的，人們仍能夠深入地從事於蘇維埃文學的研究，能夠使其普及化；而這個工作所以更必要，正是因為那時尚不可能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匈牙利文學的戰鬥口號。在爲了政治策略的原因我們尚不能從事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戰鬥口號時，也正是蘇維埃文學的這種通俗化與嚴格的分析，對我們人民民主的文學發展，才能給予一個社會主義的遠景。

〔註四〕 皮蘭得裏 (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 意大利劇作家小說家兼詩人。

〔註五〕 普萊斯特勒 (J.B. Priestley, 1894—) 英小說家。

五 他的現實主義觀

在魯卡契斯同志的自我批評中他承認他的最大錯誤：「在我的文學活動中對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和對頹廢派的批判有着具體的形式而對蘇維埃文學我却僅在參攷時提及並一般對待」。魯卡契斯同志希望：「我能够矯正在這一點上的我的嚴重的忽略」。他已經對改正這些錯誤作了某些嚐試。當然，這也是應該的。

然而，他的自我批評並不够深入，也不够徹底。魯卡契斯在試圖解釋他對蘇維埃文學的緘默時說：「我在蘇維埃文學領域裏的科學修養遠遜於我在其他領域中所具有的知識。」這是真的嗎？當然，舉例說吧，魯卡契斯對德國文學所通曉的較蘇維埃文學爲多。但這不是爭執點。他住在蘇聯時曾參予了三十年代文學辯論並置身於蘇維埃文學的重要問題的討論。他在四十年代在匈牙利對蘇維埃文學的緘默難道不是寧可說他在三十年代在莫斯科時對蘇維埃文學問題的見解所束縛住來得更確切些嗎？我們認爲這才是問題的疑難之處而不是魯卡契斯的缺乏科學修養。目前對魯卡契斯同志的文學理論的辯論其本質僅是對其於三十年代在蘇聯的見解的討論的繼續。在匈牙利出

版的他的「現實主義問題」一書中，魯卡契斯同志列入了他以前在蘇聯時曾被質問過的有關蘇維埃文學諸問題的許多論文。

那時的爭執是什麼呢？它在針對這個事實：即魯卡契斯以資產階級現實主義觀點批判了資產階級的頹廢派也批判了蘇維埃文學。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作家們，始終尖銳地批評蘇維埃文學的錯誤及缺點，因而幫助了它的發展。但此種批評和自我批評始終是根據蘇維埃文學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資產階級文學的優越性的原則進行的。恰恰地這種原則對魯卡契斯來說是缺乏的。例如在一九三六年他對資產階級頹廢派的表現方法的批評中宣稱：「一方面，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強大的變革，無產階級民主的迅速擴展，具有偉大的創造能力的許多顯赫人物從羣衆中的出現，在勞動羣衆及其領袖的實踐中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增長，這一切皆強有力地並以革命的姿態影響了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的意識。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我們仍距離清算阻礙性的衰退的資產階級傳統的殘餘很遠」。他並說：「我們能够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所作的對一九四八年以後資產階級文學的純然的觀察及描寫體裁的批評是否亦適用於我們的蘇維埃文學。啊！我們的答案必須是肯定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魯

卡契斯認為（並非沒有理由的）作為與記敘及表現體裁相反的純然的觀察及描寫體裁是資產階級沒落的文學的主要特性之一。因此，魯卡契斯對蘇維埃文學的看法就變的很明顯：這種文學低劣於古典的資產階級現實主義，並且，就其特徵而論，與資產階級沒落文學有關。我們還可以引證許多，但爲了什麼目的呢？魯卡契斯不贊成蘇維埃文學，他爲它畫了一幅歪曲的與錯誤的容貌，他並不瞭解蘇維埃文學在人類歷史上標幟着一個新的進展，就整個論，不管它的個別作品的所有錯誤如何，它超越了所有的資產階級文學，超越了所有的古典現實主義，這不是很顯然的嗎？

六 他的不平衡發展論

這使我們返回魯卡契斯對不平衡發展的理論的見地。像我們所知，魯卡契斯在試圖解釋馬克思理論時說道：「每一個經濟及社會的變革，一定要帶來一個文學、藝術、哲學……上的變革是不必然的；一個在經濟上較高度發展的社會，其文學、藝術、哲學……各方面一定較一個（經濟上）較少發展的社會爲卓越也是不必然的。」當魯達斯

〔註六〕魯達斯（László Rudas）是在一九一八年匈牙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死於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五。